



2023年7月24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
第三十二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
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
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各成员。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
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
第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瓦妮莎·弗雷泽(签名)



2023年6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21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三十二次全面报告。监测组在编写报告时考虑了截至2023年6月16日收到的资料。我还想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贾斯廷·赫斯维特(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610(2021)号决议提交的第三十二次报告

摘要

冲突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很大，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小。局势动态多变，虽然在一些冲突地区威胁得到压制，但恐怖主义团体仍有韧性，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卷土重来的风险。

造成这种风险的一个因素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中仍有大量人口。遣返营地居民的工作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但按照目前的速度，这种风险还将持续数年。绝大多数居民是伊拉克人或叙利亚人。

萨赫勒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仍令人关切，因为这些地区的暴力和威胁程度有所增加。会员国担心恐怖主义团体会利用苏丹目前的不稳定局势兴事作乱，这会对非洲的冲突地区产生影响。

针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QDe.115)的反恐行动的影响尤为显著，2月24日，负责监督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局的 Ali Jasim Salman Muhammad al-Juburi 死亡，1月25日，在伊黎伊斯兰国 Al-Karrar 办事处财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 Bilal al-Sudani 死亡。据报道，总头目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雷希于4月被打死，但尚未得到证实。

随着其区域关联团体行使行动自主权，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结构不断调整适应核心领导层面临的压力。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QDe.161)继续在阿富汗境内构成重大威胁，会员国对其发展外部行动能力和在该地区内外施加威胁的潜力感到关切。

在全球范围内，更多恐怖主义团体发展了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的能力。在非洲部分地区，简易爆炸装置的破坏性更大，使用也更多。

恐怖主义团体继续展现出创造大量收入的能力以及在使用新金融科技方面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应鼓励会员国提出指认供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核准列名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会员国提交的关于制裁措施各方面执行情况的报告仍然有限。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5
二. 区域动态	6
A. 非洲	6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11
C. 阿拉伯半岛	14
D. 欧洲	15
E. 亚洲	15
三. 影响的评估	18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8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9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20
A. 旅行禁令	21
B. 资产冻结	21
C. 武器禁运	21
五. 建议	22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2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基地组织(QDe.004)、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又称达伊沙)及关联团体在冲突地区和邻近会员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很大。其他地区威胁相对较小。然而, 局势远非一成不变,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几个战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2. 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莫桑比克和也门开展的反恐行动极大地压制或限制了恐怖分子在国内的能力及其发动外部行动的能力。在萨赫勒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暴力和威胁继续加剧, 并产生了区域影响。在索马里, 反恐行动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 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 SOe.001)的袭击也有所增加, 这一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依然强大而有韧性。

3.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黎凡特的领导层严重流失, 但该团体仍然具有复原力, 如果反恐压力减轻, 其极有可能卷土重来。许多会员国认为, 该团体活动的减少既是出于被迫, 也是蓄意而为。该团体调整了战略, 谨慎选择开展可能造成有限损失的战斗, 同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营地和一些弱势社区(包括在核心冲突区相邻国家内的弱势社区)进行重建和人员招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和拘留中心的大量人口对该区域内外构成重大威胁。对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成功进行军事打击仍然是使其处于守势的关键, 但该团体有能力调整其行动方式并混入当地百姓中间, 从而有时间重新集结, 使其具有复原力, 因此容易形成恐怖主义威胁。伊黎伊斯兰国还继续利用该区域各种反恐力量在四分五裂的政治环境中缺乏协调的情况。

4. 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会员国越来越担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QDe.161)有能力向该区域乃至欧洲施加威胁。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 QDe.132)因阿富汗塔利班掌权成为事实上的当局而更加胆大妄为, 利用其在阿富汗的存在, 越境进入巴基斯坦开展行动。越来越多的报告指出, 其他受制裁的恐怖主义团体正在利用对巴塔的支持作为逃避阿富汗塔利班控制的手段。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 塔利班加强对这些团体的控制可能会导致一些成员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进一步结盟。

5. 反恐压力继续促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采用更加扁平化、网络化和分散化的结构, 其关联团体拥有行动自主权。会员国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核心领导层对关联团体进行指挥和控制。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的名义领导和行政领导问题仍未解决,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关联团体实施暴力的程度及其表面的成功。

6.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媒体机构非常有效地向广大受众宣传其关联团体在冲突地区的行动, 目的是煽动激进主义、获得支持和招募人员, 并鼓动在冲突地区以外发动袭击。虽然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核心团体以前具有的较强的外部行动能力仍在减弱, 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但这两个团体在冲突地区以外恢复行动和制造威胁的野心和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基地组织, 该团体声称将保持并已表现出战略耐心。

7. 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关联人员之间在实地的动态关系取决于环境。虽然偶有协调甚至合作，但这两个团体之间存在意识形态鸿沟。在没有被迫进行直接对抗的地方，他们可以共存，追求各自独立的目标。在萨赫勒等双方争夺资源、领土和人心的地方，他们可能会陷入暴力冲突，这种争夺成为其首要目标，而针对政府和其他目标的行动则退居其次。会员国对阿富汗境内局势多变表示关切，因为那里的各种联系和附属关系历史更长，也更复杂。基地组织成员与包括巴塔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内的关联团体成员之间有时界限模糊，成员个人有时会认同隶属于多个团体，而且人们往往倾向于与占主导地位或上升的势力结盟。

8. 恐怖分子使用的方法已发生变化。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的使用继续激增，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有效使用了这些系统。如本报告所述，在非洲部分地区的冲突区，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更加频繁，影响也更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会员国举例说明了恐怖分子有意在其攻击方法中使用毒素，虽然这不是一种普遍趋势。会员国还指出，为确保被绑架人质获释而向恐怖主义团体支付赎金使这些团体得以提高能力，导致更多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生命损失。

9. 虽然其影响尚不明确，但一些会员国指出，苏丹目前的冲突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该国的长期存在和历史活动。他们表示担心，这两个团体会抓住政治和军事不稳定带来的机会，推进恐怖主义计划，这可能会对非洲冲突区产生严重影响。在这方面，联合区域反恐行动仍然至关重要。

二. 区域动态

A. 非洲

中南部非洲

10. 在莫桑比克，部署在德尔加杜角省的区域部队(S/2022/83，第9段)继续对“先知的信徒”组织(未列名)造成沉重打击，破坏了其领导层、指挥结构和基地。区域会员国估计，“先知的信徒”组织有 180 至 220 名久经沙场的成年男性作战人员。自 1 月以来，莫桑比克部队和区域部队打死了 44 至 65 名作战人员和指挥官。会员国注意到，流散的作战人员组成了中小型小组，以适应当前可乘之机很少且资源匮乏的情况。过去两年的持续袭击及其所致的村民、农民和平民的流离失所，导致附近城镇的非正规企业几近崩溃，“先知的信徒”组织在进行袭击和猖獗抢掠期间赖以获取给养的小农户停止了有意义的生产。

11. 在发起“Vulcão IV”行动¹后，“先知的信徒”组织与部署在德尔加杜角中部 Messalo 河两岸的区域部队之间的冲突升级。自 1 月以来，区域部队在 Nguida (Macomia 县)打死了“先知的信徒”组织高级指挥官 Abu Fadila，在 Nangade 打死了 Issa Wachi (高级指挥官)，在 Macomia 县打死了 Mustapha (高级指挥官)。冲突主要集中在“先知的信徒”组织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和莫

¹ 莫桑比克部队和部署的区域部队联合行动。

桑比克部队之间的交战，会员国报告在过去六个月中，死亡和袭击平民事件明显减少。

12. 有明显迹象表明，叛乱分子正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社会和经济关系，意图使其存在正常化并维持其生存，会员国评估认为这表明资金来自当地且主要为自筹，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先知的信徒”组织获得任何重要外部资金。

13. “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领导结构包括该团体的精神领袖、坦桑尼亚国民 Abu Yasir Hassan(未列名)，以及来自 Macomia 的行动领袖 Bonomade Machude Omar(未列名，莫桑比克国民)，他对地形非常了解。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肯尼亚，其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乌干达。该区域会员国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对“先知的信徒”组织实施“指挥和控制”。

14.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和乌干达部队针对民主同盟军(CDe.001)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英勇行动”继续将民主同盟军驱散到其传统据点以外，扩大了其行动区。“英勇行动”的打击目标是民主同盟军高级指挥官、据点和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两个月内，424 名民主同盟军行动人员被打死，81 人被俘，115 名被绑架者获救。2 月，“英勇行动”部队在 Mwalika 山谷袭击并打死了民主同盟军政治分支领导人、其第三大头目和前行动负责人 Mulalo Seguja(别名 Ssegujja 和 Fezza)。

15. 尽管开展了“英勇行动”，民主同盟军的袭击仍有增无减。在北基伍，由于使用了致命的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生了一些迄今为止最血腥的袭击，局势严重恶化。1 月 15 日，民主同盟军在贝尼县卡辛迪的 Lubiriha 教堂引爆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爆炸造成 16 人死亡，60 多名平民受伤。会员国评估认为，该简易爆炸装置是民主同盟军有史以来使用过的最大、威力最强的炸弹，是单次爆炸造成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该炸弹重达 7 至 10 公斤，由硝酸脲和金属弹片制成，增强了其爆炸半径和杀伤力。

16. 会员国报告说，这枚炸弹是民主同盟军指挥官 Abwakasi(未列名)制造的，他利用自己的网络采购炸药，制造更大、更危险的炸弹，其明确意图是造成最大程度的平民伤亡。Abwakasi 还制造了 1 月 25 日在贝尼镇 Ma Campagne 一个繁忙市场上被引爆的炸弹。虽然那枚炸弹要小得多，只有 500 到 700 克，但却炸伤了 18 名平民，包括 10 名儿童。找到的碎片表明，炸弹是由无线电控制装置或定时器引爆的。

17. 在 3 月的一周内，民主同盟军在北基伍省杀害了 80 多名平民。到月底，共有 150 多名平民被杀，过去六个月被杀害的平民总数增加到 500 多人。

18. 会员国评估认为，Meddie Nkalubo(未列名)和 Abwakasi 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乌干达进行的最致命袭击的主要策划者。

19. 据估计，民主同盟军麾下有 1 500 至 2 000 名成年男性作战人员，由塞卡·巴卢库(别名穆萨·巴卢库，CDi.036)领导。尽管民主同盟军承诺效忠伊黎伊斯兰国，

但该地区一些会员国否认民主同盟军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之间存在任何“指挥和控制”联系。

东非

20. 在索马里，政府对青年党发动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尽管针对青年党头目和作战人员的空袭和军事行动使青年党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会员国评估认为，青年党的财政和行动能力仍未减弱，估计有 7 000 至 12 000 名作战人员。青年党通过对索马里经济各个方面征税，每年攫取 1 亿美元的收入。

21. 青年党继续杀害政府官员、士兵、执法人员和国际维和人员。在过去六个月中，其重点是对索马里军事基地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非索过渡特派团)基地进行战略打击。在其最致命的袭击中，500 多名青年党作战人员袭击了在 **Bulo Marer** 的非索过渡特派团基地，打死大量乌干达部队人员。该团体继续在国内和邻国发动有针对性的袭击，包括入侵肯尼亚。

22. 会员国评估认为，青年党正在为应对政府的第二阶段攻势作准备，该攻势的目标是在索马里南部打击青年党。青年党将作出更大努力，保护其在西南州、中朱巴州和下朱巴州的传统支持基地，这可能会给政府部队造成很大压力。

23. 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在邦特兰有据点。然而，会员国指出，由于青年党持续发动袭击，该团体既没有能力控制大片地区，也没有能力开展重大行动。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有 100 至 200 名作战人员，设有 **Al-Karrar** 办事处(S/2022/547，第 24 段)，此办事处由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未列名)领导。

24. 1 月 25 日，伊黎伊斯兰国的主要资助者 **Bilal al-Sudani** 在美国领导的索马里北部行动中被打死。**Al-Sudani** 此前负责扩大伊黎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活动。他通过 **Al-Karrar** 办事处，为支持在非洲内外运作的财务中心网络的关键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25. 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Al-Karrar** 办事处的收入从一个与前所谓哈里发国接壤的国家流入，其中一个会员国强调，**Al-Karrar** 的资金 100%都是通过该国流入的。尽管如此，一些会员国坚持认为，**Al-Karrar** 通过剥削索马里北部各经济部门来获得资金。另一些会员国报告称，对 **Al-Karrar** 的实力估计过高，指出 **Al-Furqan** 办事处收到的资金远远超过流入 **Al-Karrar** 的收入。

26. 一些会员国表示担心，根基稳固的恐怖主义团体会利用苏丹的政治不稳定和暴力局势兴事作乱。伊黎伊斯兰国在苏丹的小组由 **Abu Bakr al-Iraqi** (伊拉克国民) 领导，自 2019 年起全面运作。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的资深领导人得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授权，在苏丹建立一个后勤和财务基地，从那里进行转运和投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有 100 至 200 名作战人员，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行动人员，但也协助进行后勤调动和交易。

27. 商人 **Abu Bakr Al-Iraqi** 用假身份在苏丹和土耳其注册了多家企业。据一个会员国称，他在土耳其经营几家货币兑换公司和一家旅行社，并在苏丹有大量投资。

28. 会员国警告说，北非作战人员将苏丹作为抵达和转往利比亚南部、马里和西非的枢纽。

西非

29.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中央指挥权不断削弱，这些组织的非洲分支尽管自主性日益增强，但现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地方目标方面。“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正在马里以外地区扩大和加强行动区，尤其是扩展到布基纳法索境内。“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参与方，它正不断向地方当局施压，以确保能够在谈判中发挥作用。因此，“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正在制定一项战略，该战略虽然没有偏离基地组织的理念，但实际上正在当地脱离该团体。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没有在其通信或战场上系统地使用基地组织的旗帜；相反，它展示了自己的旗帜，以标记其独特性。

30.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它从不同社区招募人员，而不同族裔的支持者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在管理目标分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保持凝聚力和一致性已成为领导层的优先事项。与预期相反，“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目前似乎无法对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边境地区的扩张意图。尽管调动了各个“卡提巴”或营(马里的通布图、加奥和基达尔；布基纳法索的古尔马)并且得到非恐怖主义图阿雷格民兵的支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损失惨重，似乎再也无法抵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稳步推进。

31. 面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推进，“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东部的实力下降，与其在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中部的地位增强形成对比。在完成向卡伊大区、库利科罗大区和锡卡索大区进军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包围了马里首都，从而巩固了其对首都与西部和南部边界之间地区的控制。该组织通过各个“卡提巴”(通布图、基达尔、加奥)增强了在马里的权威，这些“卡提巴”通过冲突仲裁、维持治安和解决族群争端，重新确立了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马西纳解放阵线(未列名，但由阿马杜·库法 QDi.425 创建，并在他的名单条目中提及)利用马里军队的弱点，正在巩固其阵地。尽管国际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有所扩大，而且正在开展行动，但似乎无法扭转这一趋势。马里中部仍然是针对布基纳法索和萨赫勒南部地区采取行动的安全行动基地。

32. 马西纳解放阵线是一支重要的、几乎半自治的力量，其对“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至关重要。马西纳解放阵线与伊斯兰辅士组织(未列名)合作，在布基纳法索的行动因当地未解决的冲突和富拉尼族群日益受到污名化而受益。因此，有时很难区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进攻行动和当地族群之间的冲突。

33.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布基纳法索南部边境地区不断对布基纳法索部队施加压力，并设法加强其阵地，特别是在贝宁东北部与尼日尔和多哥交界地区。

34.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对推进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目标至关重要，尽管其领导层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袭击中损失惨重。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试图为后勤

和招募活动扩大领土，但面临若干方面的挑战。最近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致命交战以及国际部队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的行动导致其损失了 Oumeya Ould Albakaye 和 Ousmane Illiassou Djibo (别名 Petit Chapori)等重要领导人。指挥结构虽然目前并无争议，但主要由阿拉伯裔构成。埃米尔(Mohamed Ibrahim al-Salem al-Shafi'i, 又名 Aba al-Sahrawi, 未列名)及其副手均为阿拉伯裔，而其余领导层和大多数作战人员是富拉尼人。由于与马西纳解放阵线的富拉尼人自相残杀，该团体难以将不同的富拉尼人联合起来，因此这些不平衡是发生内部纠纷时的潜在脆弱性。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被迫在多条战线同时作战，这限制了该团体的进展，使其难以获得补给。

35. 尽管如此，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仍然具有韧性，它承认自己的损失，并正在加倍努力摆脱孤立状态，扩大行动范围。自与尼日尔政府的停火结束以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制造的暴力事件激增。该团体的目标是尼日尔尼亚美西北部的 Sanam、Filingué、Tahoua 和 Abala 地区，城市中心是其潜在目标。建立和加强与尼日利亚的后勤走廊的努力似乎很脆弱，但可能通过加强与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的关系，确实有助于扩大招募作战人员储备和从尼日利亚获得后勤供应。许多会员国指出，三国交界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招募人员的庇护所和基地，并可能扩大到尼日利亚；马里仍然是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境内行动的基地。

36. 最后，在尼日利亚，由于与尼日尔的边界疏于管控，为作战人员和武器过境提供了便利，因此由阿布·穆萨布·巴纳维(未列名)领导的伊斯兰国西非省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在这方面，一个会员国认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西非省之间加强合作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这是建立一个新的领土哈里发的前奏。

北非

37. 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在北非的势力都较弱，但存在可能再度兴起的条件。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即将刑满释放的囚犯是该区域面临的重大威胁。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进一步南移至萨赫勒(马里北部)。突尼斯哈里发战士组织(QDe.167)由于缺乏资金和最重要的领导人被杀而面临挑战，目前约有 15 名成员分布在突尼斯西部的 ech-Chambi 和 Samama 山区。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摩洛哥当局捣毁了 5 个恐怖主义小组，逮捕了 25 人，其中几人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或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保持协调。最重要的一个小组于 3 月 15 日被捣毁，其成员计划抢劫银行和袭击重要的安全基础设施。

39. 在利比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 QDe.165)在利比亚南部保持着强大势力，该团体继续利用当地的社会不满情绪，同时与控制非法贩运活动的有组织犯罪团体合作。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继续从南部社区招募人员，试图渗透到当地部落。会员国估计该团体兵力为 300 至 500 名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日益注重招募有能力制造生物材料(如毒药)或处理尖端技术装置的科学家，以期实施恐怖袭击。另一个会员

国指出，由于利比亚没有统一的政府当局，“撒哈拉军” (S/2023/95，第 35 段) 正试图维持其在该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阵地。

40. 费赞安全局势的恶化和非法贩运网络使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得以在一些地区进行重组，包括在奥巴里、塞卜哈、乌姆艾拉尼卜、穆尔祖格、盖特龙、富盖哈、乌瓦纳特、舒韦里夫以及 Haruj、Akakus 和 Haruj al-Aswad 山区。该团体选择了一种秘密行动方式，在需要时改变位置，并在 Akakus、Tibesti 和 Qar' un 湖的山区驻扎，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水。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在费赞的目标是通过培训和后勤支援加强其在萨赫勒和西非各省的队伍。

41. 利比亚安全部门捣毁了几个伊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小组，包括 1 月 21 日逮捕了一名 20 岁的利比亚工程师，他计划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合作，使用武装无人机袭击天然气供应管道。在他被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本关于制造毒素和生物材料的手册。

42.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设立了四个结构性分组：由 Al-Hajj Ibrahim (利比亚人，未列名) 领导的安全分组；由“Abu Yasir” (埃及人) 领导的作战人员分组；由 Hashem Abu Sedra (利比亚人，未列名) 领导的爆炸物制造分组；由 Abu Mu' awiya a-Sudani (苏丹人，未列名) 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这些分组分布在塞卜哈、穆尔祖格、乌姆艾拉尼卜、Qatron、Zala 和 Hun 市。

43. 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与利比亚的部落群体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利比亚南部，那里是基地组织的据点，也是向萨赫勒提供后勤支援的关键地区。据估计，该团体在奥巴里、塞卜哈、乌瓦纳特和加特的兵力为 150 至 200 名作战人员。在奥巴里和加特，图阿雷格人领导的协助网络为基地组织提供后勤支援。一些小组定期在利比亚、马里、尼日尔和苏丹之间流窜。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与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特别是在南部，通过交换燃料和粮食以及使用共同信使进行通信开展了临时合作。

44. “耶路撒冷支持者” (未列名) 在埃及的恐怖主义活动继续减少，主要原因是埃及当局在西奈地区施加反恐压力，遏制了“耶路撒冷支持者”在当地的力量，并基本上瓦解了其核心结构和领导骨干。在遭受重大人员损失后，该团体被迫撤至西奈半岛北部的西部和西南部。该团体竭力发动高调袭击，例如 2022 年 12 月 30 日对伊斯梅利亚一个军队检查站进行了袭击，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这是一种绝望之举。“耶路撒冷支持者”的现役兵力有所下降；一个会员国指出该团体有几十个成员，而其他会员国则估计人数为小几百。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方案以及当局对当地社区的宣传，都有助于减少地方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过去曾使“耶路撒冷支持者”得以在当地招募人员。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45. 由于持续的反恐压力，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的领导层继续面临挑战。2 月 24 日，伊黎伊斯兰国各省总局领导人 Ali Jasim Salman al-Juburi (伊拉克人，别名 Abu Sara al-Iraqi, Kafush)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空袭中丧生。会员国称他为该团体的影子领导人，认为他的死是对该团体的重大打击。Abu Sara 对

伊黎伊斯兰国的战略产生了影响，在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前两名领导人在内的人员指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指导了外部行动和财务。然而，他的死亡似乎只对该团体造成了短期干扰。一个会员国指出，Ammar Mohamed Ibrahim al-Juburi(未列名，伊拉克人，别名 Abu Zeinab、Abu Hamudi)是他的接班人选。损失的其他领导人包括 Khalid 'Aydd Ahmad al-Juburi(负责策划在欧洲的袭击)和 Abd-al-Hadi Mahmud al-Haji Ali(负责策划在中东和欧洲的恐怖主义行动和绑架行动)。

46. 4月30日，土耳其报告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雷希在阿夫林被击毙，随后确认他出生于叙利亚，化名为 Abdul-Latif。会员国无法确认该领导人的死亡，一个会员国确认死者只是该团体叙利亚分支负责安全的领导人。一些会员国否定了由非伊拉克人担任伊黎伊斯兰国总领导人的可能性。土耳其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有迹象表明，他打算转移到叙利亚另一个地区，并在 Abu Sara 死后开始采取极端安全措施。阿布·侯赛因的真实身份仍未得到会员国的证实。

47. 领导层流失导致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采取扁平化的指挥和控制结构；总领导人角色对该团体运作的重要性有所减弱。领导层损失影响了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冲突区的行动，因为该团体未能在斋月期间发动袭击，而此前斋月曾引发伊黎伊斯兰国活动激增。

48. 尽管如此，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仍然具有韧性，在两国指挥着 5 000 至 7 000 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作战人员。该团体在重组和招募人员的同时，故意采取减少袭击和使用游击战术的策略。虽然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仍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但该团体正在转移一些关键人物，包括在伊斯兰教法指挥官和几名阿拉伯领导人所在的德拉，其次是在巴迪亚中部和与安巴尔省接壤的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地区，该团体正在那里开展更多活动并利用边界疏于管控的状况。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德拉省有数百名作战人员。

49. 在伊拉克，伊拉克部队施加的反恐压力继续导致伊黎伊斯兰国活动减少，威胁受到压制。² 尽管如此，该团体仍继续开展低级别叛乱活动，利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安全漏洞发动袭击，并为其在沙漠和山区的小组和成员提供补给。该团体在 Abu Abd al-Qader(伊拉克人)的领导下开展行动，其前任 Abdallah Makki h al-Rafi 'i(伊拉克人，别名 Abu Khadija，未列名)现在负责伊拉克-叙利亚区以及“Bilad al-Rafidayn”区域办事处。Al-Rafi 'i 在伊黎伊斯兰国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50. 行动被控制在农村地区，而城市中心的袭击则较少发生。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在萨拉赫丁、巴格达北部(Tarmiya)、迪亚拉和基尔库克周围的据点驻扎，特别是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伊拉克分支大多数领导人所在的哈姆林山区(包括 Wadi al-Shay)以及安巴尔省，包括 Wadi Hauran，那里是进行重组和调整的庇护所。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与摩苏尔、基尔库克、提克里特和拉马迪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

² 一些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兵力低至 600 至 1 000 名作战人员。

51. 在伊拉克,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分为八个部门: 行政、媒体、伊斯兰教法、采购、财务或经济、基础工作、爆炸物制造和囚犯释放, 分布在伊拉克的 10 个地区分部, 其中一些部门由于资源不足而合并。该团体越来越多地试图规避人员损失的风险, 计划释放囚犯并从弱势社区招募人员。

52.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圣地”区域办事处下开展行动, 并利用一些地区反恐压力薄弱的情况兴事作乱。尽管频率相对较低, 但该团体继续发动不对称袭击, 主要集中在霍姆斯、代尔祖尔、拉卡、哈马和哈塞克。持续的军事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将该团体限制在巴迪亚中部, 该地区虽然可以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进行训练和重组提供庇护, 但地形复杂, 缺乏关键基础设施, 从而限制了该团体有效开展行动或进行传播宣传的能力。小股力量经常在巴尔米拉北部和哈马东部等地发动袭击。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利用东北部地区进行重建、招募人员并试图使其主要领导人获释出狱。

53.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将西北部视为通往土耳其的潜在门户和可以混入当地人口的避风港。沙姆解放组织³ 仍然是在该地区实施有效控制的恐怖主义团体。沙姆解放组织仍然指挥着 7 000 至 12 000 名作战人员, 包括约 1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该团体仍有在当地扩张的打算, 通过其武装部门在阿勒颇省农村地区和其他周边村庄(包括阿夫林市)对隶属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武装派别发动进攻。该团体基本上自筹资金(S/2023/95, 第 46 段)。

54. 统一圣战营(QDe.168)仍然是在沙姆解放组织保护伞下运作的最有能力的中亚恐怖主义团体。统一圣战营和包括 Kubilay Sari (未列名)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代表统一圣战营筹款人从捐助者那里获得资金, 用于购买包括夜视镜在内的物资, 此外还协助向沙姆解放组织转移资金。

5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仍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该团体主要在伊德利卜省活动。一个会员国报告说, 该团体的整体实力正在上升, 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加强了军事训练并升级了作战武器, 并积极开辟向邻国和中亚渗透的渠道。据报该团体向非洲和南亚派遣成员, 在那里建立训练营和中转站, 并计划袭击中国公民和机构。

56. 宗教捍卫军(未列名)继续面临挑战, 因为沙姆解放组织先前逮捕了其主要领导人, 并连续袭击和杀害其高级人员。该团体由 Samir Hijazi (别名 Abu Hammam al-Shami, 未列名)领导, 由包括伊斯兰教法领导人 Sami al-Uraydi (未列名)在内的协商委员会协助。一些会员国报告说, 宗教捍卫军调整了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关系, 后者释放了其主要领导人, 条件是他们将在当地开展合作, 不策划外部行动。据报, 宗教捍卫军没有遵守这一条件, 而是利用与 Ansar al-Tawhid (未列名)等伊德利卜武装派别的长期联系, 将宗教捍卫军作战人员转移到其他地区。一个会员国指出, 宗教捍卫军希望加强在武装无人机方面的能力。据估计, 宗教捍卫军的兵力在 1 500 至 2 000 名作战人员之间, 大部分在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 小部分在德拉。

³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57.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目前在核心冲突区受挫主要归因于有效的反恐压力。对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持续进行成功打击非常重要。该团体人员能混入当地人口,这仍然是一个挑战。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利用安全漏洞和各反恐部队之间缺乏协调的情况创造条件,以便在压力缓解时迅速恢复。

C. 阿拉伯半岛

58. 由于面临持续的反恐压力,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 QDe.129)继续面临挫折和领导层损失,并进一步卷入也门冲突。尽管如此,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是也门和该区域的一个威胁。作为最具战斗力的恐怖主义团体,它仍有开展外部行动并控制亚丁湾主要港口的野心。

59. 半岛基地组织负责伊斯兰教法、媒体和简易爆炸装置生产的骨干领导层损失严重。2月26日,一架无人机袭击了马里卜省 Hsoun al-Jalal 的一所房屋,炸死了半岛基地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 Hamad bin Hamoud al-Tamimi。被击中的房屋是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 Khaled Batarfi (未列名)以前举行会议的地点。负责媒体和财务事务的 Abu Nasser al-Hadhrami 也在袭击中丧生。1月30日,该团体一名著名爆炸物制造专家在马里卜省 Wadi Ubaydah 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些袭击发生后,半岛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从 Wadi Ubaydah 转移到马里卜市的市区,以寻求安全。有支持者声援半岛基地组织的信息在网上流传,据报其中一些是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发布的。

60. 这些对领导层的打击在短期内削弱了半岛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不过,虽然有经验的领导人骨干正在减少,但会员国评估认为,半岛基地组织仍有能力培训新领导人来承担那些被杀领导人的任务。由于半岛基地组织深植于当地部落,其确切规模仍然难以衡量,估计有小几千人。一些会员国估计,包括活跃和不活跃成员在内,人数在 3 000 至 4 000 人之间。半岛基地组织大多数最高领导人都在 Wadi Ubaydah, 而一些人则转移至哈德拉毛、夏卜瓦和阿比扬等其他安全地区。

61.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赛义夫·阿德尔(QDi.001)的儿子 Khaled Mohammed Salahaldin Zidane (未列名)在也门,另一些会员国则指出,最初将其转移到也门的计划在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中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个会员国表示,他自 2020 年以来一直负责半岛基地组织的媒体部门,并与一名有影响力的酋长的女儿结婚。该会员国还指出,这反映了赛义夫·阿德尔的目标是加强对半岛基地组织及其媒体部门的控制,因为该组织存在财务困难和冲突派别之间的分歧。这些派别由 Khaled Batarfi(沙特国民)和 Saad ben Atef al-Awlaki 领导,后者得到一些也门部落的支持。领导层损失可能会迫使半岛基地组织进行重组,与赛义夫·阿德尔有关联的人员可能会获得高级职位。

62. 1月,半岛基地组织将部分实地行动转移到其在夏卜瓦的一个营地,并将其他活动转移到阿比扬的 Mahfad 区。该组织继续在夏卜瓦和阿比扬发动袭击,主要是为了报复 1月启动第二阶段的“东方之箭”反恐举措。半岛基地组织在夏卜瓦 Musayn'ah 区的一些袭击中使用了武装无人机,这可能表明该组织对行动期间人员损失过多的风险很敏感。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胡塞分子向半岛基地组织提供

了无人机，并在训练其成员使用无人机。半岛基地组织一直努力发展其空中能力，似乎已取得进展。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意图对海上目标进行袭击，但由于资源限制而进展缓慢。半岛基地组织的媒体出版物仍然是其进行宣传和实现激进化的最有力工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组织继续努力招募同情者，并发布了来自 Batarfi 的视频信息。

63.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 QDe.166)的活动极少。其兵力估计约为 100 名作战人员，他们与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协调，特别是在后勤方面。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也门正在建立新的组织结构，并于 5 月召集领导人在夏卜瓦举行会议。该会员国还指出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在绑架勒索行动中见机开展合作和分享利润。

D. 欧洲

64. 欧洲局势保持稳定，自 2022 年底以来，欧洲安全部门挫败的未遂恐怖主义行动数量略有增加。据一个会员国称，一些袭击者企图使用爆炸物和化学毒素。

65. 大多数独狼式袭击是由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实施的，他们的激进化与社会交往无关，似乎是由对伊斯兰教的敌视行为引发的。软目标和礼拜场所一直是大多数袭击者的首选，这对反恐部门构成了额外挑战。1 月 5 日，15 人在土耳其被捕，据报他们受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指示的鼓动，对瑞典和荷兰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礼拜场所发动袭击。1 月 25 日，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的两座天主教堂，一名挥舞砍刀的人在经历了快速自我激进化过程后，杀害了一名教堂司事，并砍伤了一名牧师。

66.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媒体机构在 1 月开展煽动运动，号召对基督徒发动恐怖袭击，以报复在欧洲发生的焚烧《古兰经》事件。此外，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媒体和行动能力得到加强，有可能煽动该区域更多的“独狼”采取行动。会员国评估认为，从中期来看，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可能会针对西方国家及其海外利益开展影响较大的行动，最近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挫败的袭击事件就是证明。

67. 一些会员国注意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南欧国家前往萨赫勒采用了新路线。1 月，摩洛哥中央司法调查局和西班牙国家警察情报总局开展了一次联合安全行动，捣毁了一个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主义小组。该小组由 3 名在这两个国家活动的人员组成，他们企图实施恐怖袭击。此前，他们曾试图前往伊黎伊斯兰国在萨赫勒地区的据点，但尽管与那里的伊黎伊斯兰国招募人员和协助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未能成功抵达。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68. 监测组关于塔利班的第十四次报告(S/2023/370)详细介绍了对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和阿富汗境内其他恐怖主义团体的评估。会员国报告说，阿富汗仍然是全球重要的恐怖主义活动地，约有 20 个恐怖主义团体在该国活动。一

个会员国评估说，这些恐怖主义团体的目标是在各区域扩大其各自的影响力，并建立神权准国家实体。

69.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密共生。在很大程度上，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秘密行动，帮助宣传塔利班遵守协议、不将阿富汗领土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说法。在事实上的塔利班当局高级官员的庇护下，基地组织成员渗透到执法机构和公共行政机构，确保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基地组织小组的安全。

70. 基地组织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仍在减弱，但其意图依然坚定。该组织利用阿富汗作为意识形态和后勤中心，动员和招募新的作战人员，同时秘密重建其外部行动能力。基地组织正处于重组阶段，在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建立了新的培训中心。会员国评估认为，基地组织很可能在短期内保持蛰伏状态，同时发展其行动能力并扩大活动范围。基地组织领导人寻求加强与位于阿富汗境内的非阿富汗区域恐怖主义团体的合作，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真主辅士团(未列名)，意图渗透到中亚各国并建立据点。一个会员国评估说，基地组织的中长期前景取决于阿富汗的总体局势。如果阿富汗陷入混乱和不安全，基地组织的基地可能会加强。如果阿富汗实现稳定，基地组织可能会寻求将核心迁往也门或北非等其他战区。

71. 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赛义夫·阿德尔最有可能接替艾曼·扎瓦希里，据报他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核心仍稳定在 30 至 60 名成员，而该国境内的所有基地组织作战人员估计有 400 人，包括家庭成员和支持者在内达到 2 000 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未列名)大约有 200 名作战人员，乌萨马·迈赫穆德(未列名)是该团体的埃米尔。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基地组织正在塑造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以便将其行动扩展到邻国孟加拉国、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缅甸。该会员国还指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某些成员准备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或与之合作。

72. 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受益于在阿富汗境内行动能力的增强，是阿富汗和更广泛区域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估计有 4 000 至 6 000 名成员，包括家庭成员。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 QDi.431)被视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最有野心的领导人。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贾法里 6 月在阿富汗被杀。这仍有待证实。毛拉韦·拉杰卜(QDi.434)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外部行动的领导人。

73.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袭击塔利班和国际目标方面日益老练。该团体的重点是实施高调袭击战略，以削弱塔利班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总体而言，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袭击表现出强大的行动能力，包括侦察、协调、沟通、策划和执行能力。此外，在巴尔赫、巴达赫尚和巴格兰省对塔利班重要人物的袭击提高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士气，推动了人员招募。

74. 会员国评估认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 QDe.132)针对巴基斯坦的行动势头日增。自与几个分裂出来的团体重新统一以来，巴塔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更加胆大妄为，一直觊觎重新建立对巴基斯坦领土的控制。该团体重点打击边境

地区的高价值目标和城市地区的软目标。据评估，巴塔虽野心不小但能力不配，因为它不控制领土，在部落地区缺乏民众吸引力。6月，一些巴塔分子被调离边境地区，这是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政府的压力下努力控制该团体的部分措施。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如果巴塔继续在阿富汗有一个安全的行动基地，它可能成为一个区域威胁。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巴塔可能会提供一个保护伞，一系列外国团体在这个保护伞下运作，甚至联合起来，以避免塔利班对其进行控制的企图。一个会员国指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和巴塔有可能合并。该会员国评估认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为巴塔提供指导，以便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更多袭击。另据报告，库纳尔省的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训练营被用来训练巴塔作战人员。

75. 一些会员国估计，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的兵力在 300 至 1 200 名作战人员之间。该区域国家报告说，该团体继续在阿富汗获取武器并建立新基地。该团体积极扩大行动范围，在巴格兰省建立行动基地和军械库，同时在巴达赫尚、塔哈尔、昆都士、巴格兰、卢格尔、库纳尔和萨尔普勒省保持力量存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继续招募不同国籍的作战人员，以实现国际化。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制定了一项训练年轻作战人员的长期计划，已有数百人接受了训练；从事贩毒活动以筹集资金；积极开展采矿和走私活动，为该团体提供后勤支援。一些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已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建立联系，联合发布宣传海报，并报告说，一些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员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行动。

东南亚

7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区域反恐压力加大使得恐怖袭击次数相对较少。针对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分支(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 QDe.169)和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的成功反恐行动，特别是在菲律宾的行动提醒人们，该区域由于仍有大量恐怖分子而存在残余威胁。两个会员国指出，该区域的恐怖主义活动略有增加。伊黎伊斯兰国的使者利用尚未解决的领土、文化和宗教分歧，积极宣传其意识形态，并将该区域部分地区纳入“大哈里发国”。最近，东南亚的主要恐怖主义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旗下的恐怖主义团体之间出现了加强合作的趋势。

77. 在菲律宾的行动中，所谓的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埃米尔、毛特组织(称为 Dawlah Islamiya, 未列名)前领导人 Faharudin Hadji Benito Satar(别名阿布·扎卡里亚和杰尔·明班塔斯)以及负责该团体后勤和财务的 Joharie Sandab(别名 Abu Morsid)被打死。该区域的一个会员国报告称，作为对阿布·扎卡里亚之死的报复，阿布沙耶夫集团打算在棉兰老岛发动大规模袭击，并争取使其被关押的妻子和子女获释。

78. 该区域一个会员国指出，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拉杜兰·萨希龙(QDi.208)于 3 月底在菲律宾苏禄省 Patikul 死亡；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 Nurudin Muddalan 于 6 月 13 日在巴西兰省与警方的冲突中被打死。

79. 该区域两个会员国报告称，3 名乌兹别克族人(未列名)(统一圣战营成员)因 3 月 24 日袭击雅加达北部的一个警察局而被捕，一名移民官员在袭击中丧生，另

有 4 人受伤。这些人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阿布扎比过境，由马来西亚进入印度尼西亚，并在那里停留了近一个月。

80. 一个会员国报告称，“Jihad al-Mahdi fi Bilad al-Arakan”（约 300 名好战分子）在缅甸边境地区日益活跃。该团体已与该区域的恐怖分子建立联系，以期在东南亚开辟一条广泛的战线，并为在该区域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奠定基础。

81. 伊黎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关联团体在当地创造收入。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支持伊黎伊斯兰国在中东的网络，有些团体则利用慈善部门为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主义活动筹集资金。菲律宾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利用正规金融部门转移法定货币来筹集自己的资金，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虚拟货币。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82. 如监测组第三十一次报告(S/2023/95)所述，由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持续的反恐压力，伊黎伊斯兰国核心(QDe.115)的收入继续下降。监测组先前报告的收入估计为 2 500 万至 5 000 万美元，但一些会员国认为，实际数额要少得多，而且在不断减少。尽管针对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该团体仍有大量现金储备可供支配；埋藏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现金实物储备被挖掘出来，然后偷运出境。

83. 伊黎伊斯兰国损失的领导人包括至少两名负责财务的人员——Ali Jasim Salman Muhammad al-Jaburi(死于 2 月 24 日)和 Bilal al-Sudani (别名 Suhayl Salim Abd-El-Rahman 和 Abu-Faris)(死于 1 月 25 日)。Al-Sudani 在协助从 Al-Karrar 办事处向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转移资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的死亡是该团体专门知识方面的重大损失。一些会员国认为，索马里的 Al-Karrar 仍然是转移资金的重要枢纽。

84.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使用这些资金向被打死和被关押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家属付款，并争取使被关押人员获释，但一直有报告称其收入不断减少并因此对该组织造成压力。会员国指出，向领导人不定期发放报酬而未向作战人员发放报酬的做法表明，该组织的资金捉襟见肘。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继续强调筹集资金的重要性。

85. 虽然资金来源取决于每个恐怖主义团体开展活动的当地情况，但敲诈和绑架勒索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在恐怖主义团体控制领土的地方，普遍存在利用征收天课向民众非法征税的做法。在索马里，青年党通过绑架、经商、胁迫居民缴费和非法走私木炭等一系列活动，每年创收高达 1 亿美元。“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半岛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绑架勒索、淘金、走私、贩运武器、偷牛、偷猎、对经济活动征税以及对货物运输、运输服务和护送或保护服务征税。

86. 其他筹资方式包括在线筹资平台和捐款。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通过非法捕捞和黑市走私等犯罪活动筹集资金，有时与青年党和半岛基地组织合作进行走私。伊黎伊斯兰国-西非分支在乍得湖勒索当地农业企业和捕捞企业，并在尼日利亚进行绑架勒索活动，筹集了大量资金。

87. 会员国对恐怖主义团体继续利用绑架勒索行动创造收入表示关切。他们指出，通过中间人支付赎金大大增强了恐怖分子的能力，造成生命损失。在作出不支付赎金的艰难政治决定的情况下，虽然人质不幸遇难，但该团体没有再劫持该国籍的人质，恐怖分子的能力也没有得到加强。这种支付赎金的行为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2133 (2014)号决议。

88. 在资金交付方面，仍主要使用传统方法，特别是哈瓦拉汇款系统或现金运送人，但移动钱包的使用日益增多(S/2023/95, 第 82 段)，包括在东非和伊拉克，这突出表明可能需要解决如何实施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以应对滥用风险的问题。伊黎伊斯兰国还向成员提供可出售变现的预付费电话卡或充值卡。据报道，伊黎伊斯兰国还在使用区域版本的加密货币和稳定币。伊黎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地使用虚拟资产进行国际资金转移。这些资金转移方式使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能够支持军事行动，招募和维持忠诚的支持者骨干队伍，并设法使被拘留的成员获释。

89. 会员国注意到，恐怖主义团体在使用比特币和众筹等新方法和新技术为其行动筹资方面继续表现出极大的创新能力和灵活性。一个会员国举了一个恐怖主义加密货币项目的例子，该项目是为在暗网上以加密货币筹集资金而创建的，并以多种语言传播。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9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发现具体事件。虽然在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方面发现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与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但所有报告的案件都只与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一个会员国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出口珍贵文物中获益。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91. 尽管遣返工作在 2023 年前六个月取得了重大进展，据报有 14 个国家遣返了本国国民，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和拘留中心的挑战及其产生的风险依然存在。一个会员国提请注意“哈里发童军”，他们是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招募的儿童兵，现在被称为“哈里发一代”。后者包括在人满为患的霍尔营地招募的青少年，他们在社会上受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统治。他们这一代现在的特点是行动经验更丰富、更极端、更有组织，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构成更大的威胁。一个会员国指出，营地内有儿童被招募参加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组织的自杀式行动。霍尔营地并非唯一令人关切的阵营。

92. 营地和拘留设施中的国籍分布仍然很广，据信霍尔营地中有一些持有欧洲护照的人，还有中亚人、来自北非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然而，

据报在估计剩余的 55 000 人中，大多是叙利亚人(47%)或伊拉克人(49%)。这代表着该区域庞大的阿拉伯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激进分子，非常接近伊拉克边境。妇女和儿童约占霍尔营地剩余居民的 90%，而 18 岁以下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 60%。

93. 伊拉克目前已分 10 批从营地遣返了近 5 000 人。然而，按照目前遣返所有国籍人员的速度，该营地和其他营地的相关风险还将持续数年。疾病和恶劣的条件已造成一些人丧生。另据报道，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曾多次转移资金，以使其成员能够离开营地去开展行动。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被遣返的家庭重返社会具有挑战性，需要继续提供支持，以提高社区的接受度。一个会员国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统一机制，可以更好地支持会员国促进营地的人员遣返工作。

94. 叙利亚民主力量监狱中关押着约 11 000 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囚犯，包括来自约 70 个国家的大约 2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 3 500 多名伊拉克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关于袭击监狱或越狱的报告有限，但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图谋并计划实施此类行动。对该团体来说，补充因空袭而丧失的领导层、经验和行动能力至关重要。一个会员国强调，由于难以招募到新成员，拉卡监狱面临着特定威胁。该会员国还对高风险囚犯因贿赂或腐败而获释表示关切。一些会员国提请注意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动荡军事局势，那里约有 40 个拘留设施，加之 2023 年初地震的影响，人们更加担心被拘留者有可能重新加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队伍。

95. 很难准确估计核心冲突区在逃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人数。一个会员国估计，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人数约为 1 000 人，其中 90%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与沙姆解放组织一起作战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估计从 1 000 人到 2 000 多人不等。一些会员国发现有作战人员小规模地离开核心冲突区，前往非洲、欧洲、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其中包括来自北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家乡地区，这可能会加强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团体的能力。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96. 制裁措施的效力有赖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质量。会员国继续对缺乏身份识别信息、姓名可能拼写错误、缺乏生物识别信息等情况表示关切。监测组根据会员国提供的信息对名单提出了许多技术性修正，并得到委员会批准，但由于会员国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提供关于被列名实体和个人的最新信息，只有少数几项修正实质性地提高了名单质量。监测组继续开展委员会核准的数据验证项目，以查明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中的不一致之处，确保今后名单的质量和准确性，并减少可能对执行制裁产生不利影响的误报数量。已审查了 100 多个名字，并向委员会提交了 30 项修正，以纠正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中的不一致之处。

97. 此外，监测组注意到，近年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新列名呈逐渐下降趋势，2020 年以来仅有 19 个列名。

A. 旅行禁令

9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没有收到旅行禁令豁免请求，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试图旅行或被拦截的信息。

B. 资产冻结

9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收到并核准了 3 项资产冻结豁免请求。

100.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610 (2021)号决议，安理会促请所有国家报告为冻结资产而采取的措施(S/2023/95, 第 94 段)，并鼓励会员国提供更多关于制裁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监测组注意到，会员国关于制裁措施各方面执行情况的报告仍然极为有限。

C. 武器禁运

101. 会员国仍然对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武器扩散感到关切，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流通以及无人驾驶飞行器和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增加。

102. 随着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会员国对可获得大量美利坚合众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表示关切，并注意到原联军各伙伴在阿富汗留下的武器储存扩散到邻国。该区域会员国报告了对邻国政府军使用北约口径武器的情况，以及向被列名实体转让此类武器的情况，重点是巴塔、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真主辅士团。

103. 在核心冲突区，伊黎伊斯兰国已从使用自制炸药大规模生产简易爆炸装置过渡到生产更少、更简单和更小的装置。关于自杀炸弹手，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现在仅将自杀式炸弹背心作为最后手段，以避免不必要的行动人员伤亡。一个会员国指出，这种情况解释了在行动中多次缴获未爆炸自杀式炸弹背心的原因。伊黎伊斯兰国最近增设了“产业委员会”，重点开发简易爆炸装置和无人机等新的发展途径。一个会员国报告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升级和开发无人机等武器装备。该团体的炮兵和无人驾驶飞行器部队现已到位。

104. 会员国评估认为，半岛基地组织有能力为外部行动开发简易爆炸装置和非常规爆炸装置，并利用有经验的爆炸物专家培训该组织内部的行动人员。4 月，半岛基地组织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夏卜瓦省的安全部队。据评估，半岛基地组织的能力对也门政府和外国利益构成威胁，包括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海上贸易造成影响。半岛基地组织还通过走私获得无人驾驶飞行器并安排将其运送到阿比扬省。在过去六个月中，半岛基地组织使用武装无人机开展了多次行动。

105. 在非洲，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日益增加。在索马里，青年党加紧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使用无人机，促使几个与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开发无人驾驶飞行器，这些团体从技术共享和技术使用培训中受益。在这方面，青年党最近试验性地将商业小型和微型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用于进攻行动。

106. 在萨赫勒，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大部分武器来自黑市或在袭击安全部队后缴获。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还从事武器走私并从国外获得一些武器，主要来自利比亚南部的协助网络。会员国评估认为，萨赫勒地区的团体也从马里军队的军事基地和巡逻队遇袭后所缴获的武器中获益。在西非，“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经常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其武库包括机枪、手榴弹、手持反坦克武器(包括火箭推进榴弹)和迫击炮；然而，储存和维护仍是该区域武装团体面临的一项挑战。

五. 建议

107. 监测组注意到，制裁名单的许多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都没有反映最新情况。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为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提供最新信息和证明文件，并及时答复年度审查请求。

108. 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提出新的列名和修正，以确保制裁名单更有效地减轻恐怖主义威胁。监测组注意到，提名国有时对程序和要求缺乏充分了解，这对列名提议产生不利影响。监测组推广最佳做法，并可通过国内培训和考察等方式协助会员国编写列名提议。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9. 在第三十一次报告中，监测组建议委员会紧急关注在向会员国自动通报委员会网站上公布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变动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准确及时地上传名单修订内容对促进会员国执行制裁措施至关重要。

110. 现在可以在安全理事会网站主页(<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上找到一个功能有限的临时简易新闻聚合接口工具。鉴于准确及时地修改网站内容至关重要，监测组将要求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厅在季度简报中提供最新资料，以便委员会继续监测有关情况。

111. 监测组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与许多会员国进行了接触，包括在纽约接待代表团、进行国家访问和参加书面交流。5月，监测组主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情报和安全部门区域会议，与会人员级别很高。在为期三天的全体会议和双边会谈中进行的热烈讨论和得出的结论为报告提供了重要信息。一些会员国建议进一步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并增加会议次数。

112. 监测组继续寻求与其任务有关的信息，继续通过参加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成员的会议，并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支持安全理事会其他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合作，解释并宣传制裁制度。

113.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